

資治通鑑

第十一冊

鄭子齋藏

資治通鑑卷第四十一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三千三百戶賜紫金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漢紀三十三 起強圉大淵獻盡著維赤奮若凡三年

世祖光武皇帝上之下

後學天台胡三省 音註

建武三年春正月甲子以馮異為征西大將軍晉書職官志曰四征起於漢代謂此鄧禹慙於受任無功數以飢卒微赤眉

戰輒不利數所角翻乃率車騎將軍鄧弘等自河北度至湖地理志河北縣屬河東郡湖縣屬京兆要馮

異共攻赤眉要一遙翻異曰異與賊相拒數十日雖虜獲雄將餘衆尚多可稍以恩信傾誘難卒用兵破也

卒讀曰梓下梓起同上令使諸將屯澠池要其東澠彌而異擊其西一舉取之此萬成計也十事九成猶有一不中

也要一禹引不從引遂大戰移日言日景赤眉陽敗棄輜重走用重直車皆載土以豆覆其上覆數兵士飢

爭取之赤眉引還擊引引軍潰亂異與禹合兵救之赤眉小卻異以士卒飢倦可且休禹不聽復戰犬為

所敗復扶又翻死傷者三千餘人禹以二十四騎脫歸宜陽異棄馬奔走走回谿阪杜佑通典曰回谿在河南求寧縣東北俗

名回坑長四里闊二丈深二丈五尺自漢以前道皆與麾下數人歸營收其散卒復堅壁自守復扶辛

由此鄉道元云曹公西討惡南路之險更開北道禮天子立親廟四今依以立春陵節壬午大赦

已立四親廟於雒陽祀父南頓君以上至春陵節侯侯爵林太守鉅鹿都尉南頓令廟壬午大赦

閏月乙巳鄧禹上大司徒梁侯印綬上時掌詔還梁侯印綬以為右將軍馮異與赤眉約期會戰使壯

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旦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少出兵以救之所以示賊見執弱遂悉衆攻

異異乃縱兵大戰日具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卒讀曰梓復扶衆遂驚潰追擊大破

之於峭底峭谷之底也賢曰即峭阪降男女八萬人降戶帝降璽書勞異曰到翻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澠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賢曰淮南子曰至於衡陽是謂隅中又前書谷永曰太白出西方六十日法當參天今已過期尚在桑榆間桑榆謂晚也余按淮南子曰西日

漢紀 世祖光武皇帝

垂景在樹端
謂之桑榆
方論功賞以答大勲赤眉餘衆東向宜陽甲辰帝親勒六軍嚴陳以待之陳讀赤眉忽遇大

軍驚震不知所謂乃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死耳丙午盆子及

丞相徐宣以下三十餘人肉袒降上所得傳國璽綬璽斯氏翻積兵甲宜陽城西與熊耳山齊賢曰宜陽

國城也在今洛州福昌縣東水經註曰洛水之北有熊耳山雙懸赤眉衆尚十餘萬人帝令縣尉皆賜食

競舉狀同熊耳在宜陽西宋白曰宜陽故城在福昌縣東十三里

宜陽縣明旦大陳兵馬臨雒水帝改洛令盆子君臣列而觀之帝謂樊崇等曰得無悔降乎朕今遣卿歸

營勒兵鳴鼓相攻決其勝負不欲彊相服也兩翻徐宣等叩頭曰臣等出長安東都門君臣計議歸命聖

德百姓可與樂成難與圖始樂音故不告衆耳今日得降猶去虎口歸慈母誠歡誠喜無所恨也帝曰卿

所謂鐵中錚錚傭中佼佼者也賢曰說文曰錚錚金也鐵之錚言微有剛利也錚初耕翻倂古巧戊申還

自宜陽帝令樊崇等各與妻子居雒陽賜之田宅其後樊崇逢安反誅楊音徐宣卒於鄉里帝憐盆子以

爲趙王郎中趙王良帝叔父也以後病失明賜榮陽均輸官地使食其稅終身賢曰均輸官各屬司農桓

以其方物貢輸往來物多苦惡不償其費故郡國置均輸官以相紹運故曰均輸劉恭爲更始報仇殺謝祿祿殺更始事見上自繫獄帝赦不誅

二月劉永立董憲爲海西王賢曰海西縣永聞伏隆至劇地理志劇縣屬北海郡春秋紀國之亦遣使立

張步爲齊王步貪王爵猶豫未決隆曉譬曰高祖與天下約非劉氏不王今可得爲十萬戶侯耳步欲留

隆與共守二州二州青州徐州也隆不聽求得反命步遂執隆而受求封隆遣間使上書曰間古覓翻臣隆奉使

無狀賢曰言受執凶逆雖在困阨授命不顧又吏民知步反畔心不附之願以時進兵無以臣隆爲念臣

隆得生到闕廷受誅有司此其大願若令沒身寇手以父母昆弟長累陛下賢曰累托也陛下與皇后太

子永享萬國與天無極帝得隆奏召其父湛流涕示之曰恨不且許而遽求還也其後步遂殺之帝方北

憂漁陽南事梁楚故張步得專集齊地據郡十二焉步據城陽琅邪高密膠東東萊北海帝幸懷

漢率耿弇蓋延擊青犢於軹西大破降之賢曰軹縣屬河內郡故城在今三月壬寅以司直伏湛爲大

司徒涿郡太守張豐反郡國志涿郡在維自稱無上大將軍與彭寵連兵朱浮以帝不自征彭寵上疏

求救詔報曰往年赤眉跋扈長安賢曰跋扈猶言暴橫也吾策其無穀必東果來歸附今度此反虜度徒洛陽執無久全

其中必有內相斬者令軍資未充故須後麥耳須待也浮城中糧盡人相食會耿况遣騎來救浮乃得脫身

走薊城遂降於彭寵考異曰朱浮傳尚書令侯霸奏浮敗薊州構成寵罪徒勞寵自稱燕王攻拔右

北平上谷數縣賂遺匈奴遺于匈奴借兵為助又南結張步及富平獲索諸賊皆與交通帝自將征鄧奉至

堵陽堵陽縣屬南陽郡杜佑曰唐州方城縣漢堵陽縣應劭曰堵陽景帝改為順陽二說不同奉逃歸清陽董訢降訢音欣降下夏四月帝追奉至小

長安與戰大破之奉肉袒因朱祐降去年奉禽祐今因祐而降帝憐奉舊功臣奉鄭晨之兄子也且蒙起兵漢事見上欲全宥

之岑彭耿弇諫曰鄧奉背恩反逆背誦暴師經年陛下既至不知悔善而親在行陳陳讀兵敗乃降若不

誅奉無以懲惡於是斬之復朱祐位延岑既破赤眉即拜置牧守欲據關中時關中眾寇猶盛岑據藍

田王散據下邳賢曰秦武公伐邳或置以隴西有上邳故此云下芳丹據新豐芳姓也風俗通有漢幽州刺史芳棠將震據霸陵張邈據長安公孫

宇據長陵楊周據谷口呂鮪據陳倉角闕據汧汧姓也商有汧鳩汧方各稱將軍擁兵多者萬餘人少者數千人

記秦之先有大略任良據鄠鄠音戶汝章據槐里汝姓也商有汝齊汝寬各稱將軍擁兵多者萬餘人少者數千人

轉相攻擊馮異且戰且行屯軍上林苑中異自峭谷之勝引兵而西延岑引張邈任良共擊異異擊大破

之諸營保附岑者皆來降保與岑遂自武關走南陽走音時百姓饑餓黃金一斤易豆五升道路斷隔委

輸不至委於餽餽馮異軍士悉以果實為糧詔拜南陽趙臣為右扶風將兵助異并送縑穀異兵穀漸盛

乃稍誅擊豪傑不從令者褒賞降附有功勞者悉遣諸營渠帥詣京師帥所散其眾歸本業威行關中唯

呂鮪張邯蔣震遣使降蜀鮪千軌翻其餘悉平吳漢率驃騎大將軍杜茂等七將軍圍蘇茂於廣樂周

建招集得十餘萬人救之周建劉漢迎與之戰不利慎馬傷鄒還營鄒同建等遂連兵入城諸將謂漢曰

大敵在前而公傷卧眾心懼矣三軍之氣以將為主故云然漢乃勃然暴創而起創初推牛饗士慰勉之士氣自倍旦

日蘇茂周建出兵圍漢漢奮擊大破之茂走還湖陵睢陽人反城迎劉永蓋延率諸將圍之反音備蓋吳

漢留杜茂陳俊守廣樂自將兵助延圍睢陽睢音車駕自小長安引還令岑彭率傳俊臧宮劉宏等三萬

餘人南擊秦豐五月已酉車駕還宮 乙卯晦日有食之 六月壬戌大赦 延岑攻南陽得數城建威

大將軍耿弇與戰於穰地理志穰縣屬南陽郡大破之岑與數騎走東陽與秦豐合豐以女妻之走音奏妻建義大

將軍朱祐率祭遵等與岑戰於東陽破之賢曰東陽聚名也故城在今鄧州南臨淮郡後有東岑走歸秦

豐祐遂南與岑彭等軍合延岑護軍鄧仲况擁兵據陰縣水經註沔水南經陰縣屬南陽郡城在東陽界

白曰今光化軍本陰縣地而劉歆孫襲為其謀主前侍中扶風蘇竟以書說之前此帝嘗用竟為仲况與襲降竟終不

伐其功隱身樂道壽終於家樂音秦豐拒岑彭於鄧郡春秋之鄧國也秋七月彭擊破之進圍豐於黎

上別遣積弩將軍傅俊將兵徇江東揚州悉定蓋延圍睢陽百日劉永蘇茂周建突出將走鄧此沛郡之

曰今亳州縣延追擊之急求將慶吾斬求首降姓諸齊大夫蘇茂周建奔垂惠郡國志沛郡山桑縣有垂

縣西北一名孔城杜祐通典曰共立求子紆為梁王佼彊奔保西防佼古巧編冬十月壬申上幸春陵祠

園春陵園節侯以下耿弇從容言於帝從千容翻自請北收上谷兵未發者定彭寵於漁陽取張豐於涿郡

還收富平獲索東攻張步以平齊地帝壯其意許之十一月乙未帝還自春陵 是歲李憲稱帝置百官

擁九城衆十餘萬廬江十二城憲帝謂太中大夫來歙曰姓諸邾子姓商之支孫食采於邾因以為氏

今西州未附西州謂魏屬也子陽稱帝孫述字道里阻遠諸將方務關東思西州方畧未知所在歙曰臣嘗與

隗囂相遇長安其人始起以漢為名事見三十九卷更始元年臣願得奉威命開以丹青之信楊子曰聖人之言必東

手自歸則述自亡之執不足圖也帝然之始令歙使於囂使疏吏囂既有功於漢又受鄧禹爵署事見上

其腹心議者多勸通使京師囂乃奉奏詣闕帝報以殊禮言稱字用敵國之儀所以慰藉之甚厚安也藉

薦也言安慰而薦藉之也

四年正月甲申大赦 二月壬子上行幸懷壬申還雒陽 延岑復寇順陽郡國志順陽縣屬南陽郡順

城在鄧州穰縣西三十里楚遣鄧禹將兵擊破之岑奔漢中公孫述以岑為大司馬封汝寧王 田戎聞秦豐破恐懼欲降降戶江其妻兄辛臣圖彭寵張步董憲公孫述等所得郡國以示戎曰雒陽地如掌耳

其使也 不如且按甲以觀其變 戎曰以秦王之彊 猶為征南所圍 吾降決矣 將軍故戎云然 乃留辛臣

使守夷陵 自將兵沿江沂沔上黎上 自夷陵沿江而下至沔口 自沔口辛臣於後盜戎珍寶從間道先降

於岑彭 間古而以書招戎曰 宜以時降 無拘前計 戎疑臣賣已 灼龜卜降兆中圻 周禮董氏凡卜以明火

師鄭玄曰 惟燔用荆蕪之類 此者灼龜發於火 其形可占者 莖時隨翻進哉 約翻燔音俊 又子才翻 遂復反與秦豐合 岑彭擊破之 戎亡歸夷陵 夏四月

丁巳上行幸鄴 已幸臨平 賢曰 縣名屬鉅鹿郡 故城南 遣吳漢陳俊王梁擊破五校於臨平 鬲縣五姓共

逐守長據城而反 賢曰 鬲縣屬平原郡 故城在今德州西北 五姓蓋當上強宗豪 諸將爭欲攻之 吳漢曰

使鬲反者 守長罪也 敢輕冒進兵者 斬乃移檄告郡 使收守長 而使人謝城中 五姓大喜 即相率降 諸將

乃服曰 不戰而下城 非衆所及也 五月上幸元氏 辛巳幸盧奴 將親征彭寵 伏湛諫曰 今兗豫青冀中

國之都 而寇賊從橫 未及從化 容翻 漁陽邊外荒耗 於外夷也 宜足先圖 陛下捨近務遠 棄易求難 易以

誠臣之所惑也 上乃還 帝遣建議大將軍朱祐建威大將軍耿弇征虜將軍祭遵 祭側 驍騎將軍劉喜

討張豐於涿郡 祭遵先至 急攻豐禽之 初豐好方術 有道士言豐當為天子 西都有方士東都因 以五綵

囊裹石繫豐肘 云石中有玉璽 豐信之 遂反 既執當斬 猶曰 肘石有玉璽 傍人為椎破之 翻下 同 豐乃知

被詐 仰天嘆曰 當死無恨 上詔耿弇進擊彭寵 弇以父况與寵同功 况與寵同有助漢之功 事見 又兄弟無

在京師者 不敢獨進 求詣雒陽 詔報曰 將軍舉宗為國功効尤著 何嫌何疑 而欲求徵 况聞之 更遣弇第

國入侍 時祭遵屯良鄉 劉喜屯陽鄉 賢曰 良鄉陽鄉皆縣名 並屬涿郡 陽鄉故城在今幽州 彭寵引匈奴

兵欲擊之 耿况使其子舒襲破匈奴兵 斬兩王寵乃退走 六月辛亥車駕還宮 秋七月丁亥上幸譙

考異曰 袁紀六 遣捕虜將軍馬武騎都尉王霸圍劉紆 周建於垂惠 董憲將賁休以蘭陵降 賢曰 前

月幸譙 今從范書 遣捕虜將軍馬武騎都尉王霸圍劉紆 周建於垂惠 董憲將賁休以蘭陵降 賢曰 前

音肥 今姓作賁 音奔 蘭陵縣屬 東憲聞之 自郟圍之 賢曰 郟縣屬東海郡 故城在今 蓋延及平狄將軍山陽龐

萌在楚城也 請往救之 帝敕曰 可直往 擣郟 賢曰 擣擊也 下 郟音談 蓋延及平狄將軍山陽龐

遂先赴之 憲逆戰而陽敗 退延等因拔圍入城 明日憲大出兵合圍 延等懼 遽出突走 因往攻郟 帝讓之

資台通鑑 卷四十一 漢紀 世祖光武皇帝

曰間欲先赴郟者以其不意故耳今既奔走賊計已立圍豈可解乎延等至郟果不能克而董憲遂拔蘭陵殺賁休 八月戊午上幸壽春 地理志壽春縣屬九江郡賢曰今壽州縣 遣揚武將軍南陽馬成率誅虜將軍南陽劉隆等

三將軍發會稽丹陽九江六安四郡兵擊李憲九月圍憲於舒 地理志廬江郡舒縣賢曰故城在今廬州廬江縣西會古外翻 王莽末天下亂臨淮大尹河南侯霸獨能保全其郡 郡國志臨淮郡在淮陽東千四百里 帝徵霸會壽春拜尚書令時朝廷無故典

又少舊臣 少詩 沿霸明習故事收錄遺文條奏前世善政濃度施行之 冬十月甲寅車駕還宮 隗囂使馬援往觀公孫述援素與述同里閭相善 援與述皆茂陵人說 以為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

衛以延援入交拜禮畢使出就館更為援制都布單衣 何承天纂文曰都致錯履無極皆布名方言曰禪衣江淮南楚之間謂之襟開之東西謂之禪衣為 交讓冠會百官於宗廟中立舊交之位述驚旗旄騎 騎江淮南楚之間謂之襟開之東西謂之禪衣為 後牛出豐水中使騎擊之不勝有騎墮地復警蹕就車磬折而入 賢曰磬折屈身如磬之曲折敬也孔穎

上髮解牛畏之入不出故置旄頭騎以前驅警蹕就車磬折而入 賢曰磬折屈身如磬之曲折敬也孔穎 記云磬氏為磬偈句一矩有半鄭云必先變一矩為句一矩為股而求其少既以禮饗官屬甚盛欲援

以封侯大將軍位賓客皆樂留 樂音 援曉之曰天下雄雌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 周公一飯三吐哺 與圖成敗反修飾邊幅 賢曰言若布帛 如偶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 借留 因辭歸謂囂曰子陽井

底蛙耳 言志識褊狹 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 東方謂 囂乃使援奉書雒陽援初到良久中黃門引入 中黃門宦者 帝在宣德殿南無下 無音武堂 但幘坐迎笑 董巴曰古者有冠無幘其戴也加首有類所以

也屬少府 帝在宣德殿南無下 但幘坐迎笑 董巴曰古者有冠無幘其戴也加首有類所以 幘也至孝文高祖題幘之為耳崇其中為屋合後施收貴賤皆服之禁邑曰幘古者卑賤執事不冠者

欲使人見始進幘服之 謂援曰卿邀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慙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但君 擇臣臣亦擇君矣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 少詩 臣前至蜀述陞戰而後進臣 性戰謂衛者 臣今遠來陛

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 說去 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

數 盜名字謂借竊位號稱帝稱王也易 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 太傅卓茂

薨十一月丙申上行幸死 元翻 岑彭攻秦豐三歲斬首九萬餘級豐餘兵裁千人食且盡十二月丙寅

薨十一月丙申上行幸死 元翻 岑彭攻秦豐三歲斬首九萬餘級豐餘兵裁千人食且盡十二月丙寅

帝幸黎上遣使招豐豐不肯降降下乃使朱祐等代岑彭圍黎上使岑彭傳俊南擊田戎公孫述

聚兵數十萬人積糧漢中又造十層樓船多刻天下牧守印章守式遣將軍李育程烏將數萬衆出屯陳

倉就呂鮪將徇三輔馮異擊大破之青烏俱奔漢中考異曰公孫述傳使李育程烏與呂鮪徇三輔

今與述將程烏戰陳倉破之馮異傳亦在異還擊破呂鮪營保降者甚衆是時隗囂遣兵佐異有功遣使

上狀帝報以手書曰慕樂德義思相結納昔文王三分猶服事殷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但

驚馬鈐刀不可強扶賢曰周禮校人掌六馬駕馬最下者也說文鈐青金也數蒙伯樂一顧之價戰國策

莫與言顛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價伯樂如其言一旦而價十倍也數所肩翻樂音洛

將軍南拒公孫之兵北御羌胡之亂日黎是以馮異西征得以數千百人躡蹠三輔毛晃曰躡蹠跳也

言即智士計功割地之秋也賢曰秋一歲中功成管仲曰生我者父母成我者鮑子賢曰事自今以後手

書相聞勿用傍人間構之言間古覓其後公孫述數遣將間出囂輒與馮異合勢共摧挫之述遣使以大

司空扶安王印綬授囂扶安謂相扶囂斬其使出兵擊之以故蜀兵不復北出又復扶泰山豪傑多與張

步連兵吳漢薦強弩大將軍陳俊為泰山太守擊破步兵遂定泰山郡國志泰山郡在

五年春正月癸巳車駕還宮帝使來歙持節送馬援歸隴右奉使遊先至長安為仇家所殺其弟為囂

雲旗將軍來歙恐其怨恨與援俱還長隗囂與援共卧起問以東方事曰前到朝廷上引見數十日東觀記

見每接燕語自夕至旦才明勇畧非人敵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闊達多大節畧與高帝同經學博覽

政事文辨前世無比囂曰卿謂何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賢曰此論語孔子今上好吏事

好動如節度又不喜飲酒事詳囂意不懌曰如卿言反復勝邪復扶二月丙午大赦蘇茂將五校

兵救周建於垂惠校戶馬武為茂建所敗奔過王霸營大呼求救呼火故朝霸曰賊兵盛出必兩敗馬武為捕兩軍

而已乃閉營堅壁軍吏皆爭之霸曰茂兵精銳其衆又多吾吏士心恐而捕虜與吾相持虜附傳

漢紀 世祖光武皇帝 四

不一此敗道也今閉營固守示不相援賊必乘勝輕進捕虜無救其戰自倍人各致死則一如此茂衆疲

勞吾承其敵乃可克也茂建果悉出攻武悉兵而出也合戰良久霸軍中壯士數十人斷髮請戰霸乃開

營後出精騎襲其背茂建前後受敵驚亂敗走霸武各歸營茂建復聚兵挑戰復扶又翻挑霸堅卧不出

方饗士作倡樂倡音昌茂兩射營中射矢如雨也中霸前酒樽仲翻霸安坐不動軍吏皆曰茂前日已破今

易擊也易以翻霸曰不然蘇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數挑戰以微一時之勝數所角翻今閉營休士

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也孫子曰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霸蓋引其言茂建既不得戰乃引還營其夜周建兄

子誦反閉城拒之建於道死茂奔下邳地理志下邳縣屬東海郡與董憲合劉紆犇佼彊 乙丑上行幸魏郡 彭寵

妻數爲惡夢數所角翻又多見怪變卜筮望氣者皆言兵當從中起寵以子后蘭卿質漢歸不信之子后蘭卿

二年質使將兵居外無親於中寵齋在便室賢曰便坐之室其正室也蒼頭子密等三人賢曰秦呼民爲蒼頭者以別於良人也因

寵卧寐共縛著牀著音直告外吏云大王齋禁皆使吏休偽稱寵命以縛奴婢各置一處又以寵命呼其妻

妻入驚曰奴反奴乃梓其頭擊其頰梓翻昨寵急呼曰趣爲諸將軍辦裝趣讀爲促賢曰呼奴爲將軍者欲

於是兩奴將妻入取寶物留一奴守寵寵謂守奴曰若小兒吾素所愛也今爲子密所迫劫耳解我縛當

以女珠妻汝妻七家中財物皆以與若若亦汝也小奴意欲解之視戶外見子密聽其語遂不敢解於是收金

玉衣物至寵所裝之被馬六匹披皮義翻加馬使妻縫兩縑囊昏夜後解寵手令作記告城門將軍云今

遣子密等至子后蘭卿所勿稽留之書成斬寵及妻頭置囊中便持記馳出城因以詣闕明旦閤門不開

官屬踰牆而入見寵尸驚怖怖音普其尚書韓立等共立寵子午爲王國師韓利斬午首詣祭遵降國師以

置也蓋遵夷其宗族帝封子密爲不義侯 權德輿議曰伯通之叛命伯通彭子密之戕君同歸于亂罪

不相敵宜各致於瀆昭示王度王度猶言反乃爵於五等又以不義爲名且舉以不義其可侯也此而可

侯漢爵爲不足勸矣春秋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義衛司寇冠齊豹以私怨殺衛侯之兄孟縶春秋書之曰

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妻及防茲來奔齊無乃異於是乎 帝以扶風郭伋爲漁陽太守伋字子平

役承離亂之後養民訓兵開示威信盜賊銷散匈奴遠迹在職五年戶口增倍帝使光祿大夫樊宏持

節迎耿况於上谷郡國志上谷郡在曰邊郡寒苦不足久居况至京師賜甲第奉朝請封牟平侯地理志

屬東萊郡唐宋屬登州宋白曰牟平縣以在牟山之陽其地平坦故曰牟吳漢率耿弇王常擊富平獲索

賊於平原郡國志平原郡在雒陽北一千三百里大破之追討餘黨室勃海郡國志勃海郡在雒陽北一千六百

進討張步平敵將軍龐萌為人遜順前作平帝信愛之常稱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論語

之言呂與叔曰託六尺之孤謂龐萌是也使與蓋延共擊董憲時詔書獨下延而不及萌下延

輔幼主寄百里之命謂為諸侯考異曰東觀記漢書皆云萌攻延延與戰破之詔書勞延曰龐萌一衣反

諧己自疑遂反襲延軍破之畔相去不遠營壁不堅殆令人齒欲相擊而將軍有不可動之節吾甚美之

延傳言僅而得免與董憲連和自號東平王屯桃鄉之北東平國任城縣有桃鄉賢曰帝聞之大怒自

將討萌與諸將書曰吾嘗以龐萌為社稷之臣將軍得無笑其言乎老賊當族其各厲兵馬會睢陽睢陽

都郡國志在雒陽東南入百五十里龐萌攻破彭城將殺楚郡太守孫萌郡國志楚郡在雒陽東千二百二十里

伏太守身上號泣請代其死身被七創號戶刀翻下同彼龐萌義而捨之太守已絕復蘇孔穎達曰更息

更息渴求飲平傾創血以飲之岑彭攻拔夷陵田戎亡入蜀盡獲其妻子士衆數萬人公孫述以戎為

翼江王岑彭謀伐蜀以夾川穀少夾川猶言夾江水險難漕留威虜將軍馮駿軍江州都尉田鴻軍夷陵

領軍李方軍夷道地理志夷道縣屬南郡自引兵還屯津鄉郡國志南郡江陵縣有津鄉賢曰所謂江津也當荊州要會喻告諸蠻夷降者

奏封其君長夏四月旱蝗隗囂問於班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數世然後定意者從橫之事將復

起於今乎從子容翻將承運迭興在於一人也彪曰周之廢興與漢殊異昔周爵五等諸侯從政師古曰

之國各本根既微枝葉彊大本根謂王室故其末流有從橫之事執數然也漢承秦制改立郡縣主有專

己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師古曰假借工哀平短祚國嗣三絕故王氏擅朝能竊號位

危自上起傷不及下賢曰成帝威權借於外家是危自上起也漢是以即真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數十

百姓謳吟思仰漢必復興已可知矣晉書曰生言周漢之執可也至於但見愚人習識劉氏姓號之故而謂

漢復興疎矣昔秦失其鹿劉季逐而得之師古曰猶偏持其足也居蟻翻時民復知漢乎彪乃為之著王命論以風切之

為于偽翻曰昔堯之禪舜曰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論語所載洎于稷契咸佐唐虞至湯武而有天下

風讀曰調劉氏承堯之祚堯據火德而漢紹之有赤帝子之符事見七卷秦二世元年故為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

往由是言之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師古曰不紀言而得屈起在此位者也屈起特起也俗見高祖興

於布衣不達其故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擅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劉德曰神器聖也李奇

古曰李說是也冲馮曰神悲夫此世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夫饑饉流隸師古曰賤隸師古曰帝王賞罰之柄也師

器聖人之大寶曰位是也金然終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況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歟哉師古曰賤隸故雖遭

罹厄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彊如梁籍謂項梁項籍也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質師古曰質鍊也伏於鑊亨醢分

裂亨與烹同又況么麼尚不及數子師古曰么麼皆微小之稱也而欲閹奸天位者奸音昔陳嬰之母以嬰

家世貧賤卒富貴不祥止嬰勿王卒讀曰猝事見八卷秦二世二年王陵之母知漢王必得天下伏劍而死以固勉陵見

九卷高祖元年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而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春秋師古曰凡言匹

祖元人春秋史書而況大丈夫之事寧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

決矣分扶問加之高祖寬明而仁恕知人善任使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舉韓信

於行陳洗息典翻行戶收陳平於亡命事並見高帝紀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畧所以成帝業也若乃

靈瑞符應其事其衆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英雄誠知覺寤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
分絕信布之覬覦覬音冀距逐鹿之瞽說審神器之有授母貪不可異為二母之所笑則福祚流于子孫
天祿其永終矣覬覦音冀不聽彪遂避地河西竇融以為從事漢制將軍府及司隸甚禮重之彪遂為融書策為
偽使之專意事漢焉初竇融等聞帝威德心欲東向以河西隔遠未能自通乃從隗囂受建武正朔
皆假其將軍印綬外順人望內懷異心使辯士張玄說融等曰更始事已成尋復亡滅復扶又翻此一

姓不再興之效也今即有所主便相係屬一旦拘制自令失柄後有危敗雖悔無及方今豪桀競逐雌雄

未決當各據土宇與隴蜀合從從子高可為六國下不失尉佗尉佗事見十二卷高融等召豪桀議之其

中識者皆曰今皇帝姓名見於圖書通見自前世博物遺術之士谷子雲夏賀良等皆言漢有再受命之

符符谷未書見三十一卷成帝永始二年夏故劉子駿改易名字冀應其占劉歆改名事見三十三卷成帝

後及莽末西門君惠謀立子駿事覺殺出謂觀者曰識文不誤劉秀真汝主也事見三十九卷更始元年識楚諸翽此皆

近事暴著暴步未翻毛晃曰顯衆所共見者也况今稱帝者數人而雒陽土地最廣甲兵最強號令最明

觀符命而察人事它姓殆未能當也衆議或同或異融遂決策東向遣長史劉鈞等奉書詣雒陽時乘推

將軍故置長史先是帝亦發使遺融書以招之先悉薦遇鈞於道即與俱還帝見鈞歡甚禮饗畢乃遣令還賜

融重書曰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言左投則蜀

也以此言之欲相厚宜有量哉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兩

也說以觀融去就量音良卒子天下未并吾與爾絕域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必有任囂教尉佗制七郡之

計事見十二卷高帝十一年賢曰七郡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王者有分土無分民問自適已事而

已因授融為涼州牧重書至河西河西皆驚以為天子明見萬里之外朱祐急攻黎丘六月秦豐窮困

出降輜車送雒陽吳漢劾祐廢詔命受豐降上誅豐不罪祐董憲與劉紆蘇茂佼彊去下邳還蘭陵使

茂彊助龐萌圍桃城桃城即桃鄉之城也賢帝時幸蒙聞之乃留輜重重直自將輕兵晨夜馳赴至亢父

賢曰蒙縣名屬梁國故城在今兗州任城縣北或言百官疲倦可且止宿上不聽復行十里宿任城復扶又翻

理志亢父縣屬東平國師古曰音抗庸進而宿任城去桃城六十里旦日諸將請進龐萌等亦勒兵挑戰挑徒帝令諸將不得出休士養銳以

挫其鋒時吳漢等在東郡郡國志東郡去馳使召之萌等驚曰數百里晨夜行以為至當戰而堅坐任城

致人城下真不可往也乃悉兵攻桃城城中聞車駕至衆心益固萌等攻二十餘日衆疲困不能下吳漢

王常蓋延王梁馬武王霸等皆至帝乃率衆軍進救桃城親自搏戰大破之龐萌蘇茂佼彊走從董憲

秋七月丁丑帝幸沛進幸湖陵董憲與劉紆悉其兵數萬人屯昌慮地理志昌慮縣屬東海郡宋白曰徐

縣即小邾國又有邾國蓋城在今縣東憲招誘五校餘賊與之拒守建陽賢曰建陽縣屬東海郡故城在今沂州沭縣北丞時證翻帝

至蕃賢曰蕃音皮又音婆地理志蕃縣屬魯國應劭曰小邾國也師古曰白哀云陳蕃為魯相國人為諱改曰皮此說非也郡縣之名上俗各有別稱不必皆依本字杜佑通典蕃音反余謂皮字乃傳寫反

字之誤當從通去憲所百餘里諸將請進帝不聽知五校乏食當退救各堅壁以待其敝頃之五校果引

去帝乃親臨四面攻憲三日大破之佼彊將其眾降江翻蘇茂犇張步憲及龐萌走保邳八月己酉帝幸

邳留吳漢攻之車駕轉徇彭城下邳吳漢拔邳董憲龐萌走保胸賢曰胸縣屬東海郡今海州胸山縣西

山縣西劉紆不知所歸其軍士高扈斬之以降吳漢進圍胸冬十月帝幸魯帝改魯為徐州張步聞

耿弇將至使其大將軍費邑軍歷下賢曰歷下城在今齊州歷城縣考異又令兵屯祝阿地理志祝阿

賢曰今齊州縣故城在今山荏縣東北天寶元年改祝阿為禹城以縣西有禹息故城也別於泰山鍾城列營數十以待之弇渡河先擊祝阿自旦攻

城日未中而拔之故開圍一角令其眾得奔歸鍾城鍾城人聞祝阿已潰大恐懼遂空壁亡去費邑分遣

弟敢守巨里郡國志濟南歷城有巨里聚賢曰一各巨合城在今齊州全節縣東南弇進兵先脅巨里嚴令軍中趣修攻具趣讀宣救諸部

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城陰緩生口令得亡歸以弇期告邑邑至日果自將精兵三萬餘人來救之弇喜

謂諸將曰吾所以修攻具者欲誘致之耳誘音野兵不擊何以城為即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岡

阪爾雅曰山脊曰岡坡乘高合戰大破之臨陳斬邑陳讀旣而收首級以示城中城中兇懼賢曰兇恐懼

費敢悉眾亡歸張步弇復收其積聚復扶又翻積子縱兵擊諸未下者平四十餘營遂定濟南郡國志濟

陽東千八百里濟子禮翻時張步都劇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賢曰西安縣名屬齊郡故城在今西安城東居二城之

守臨菑屬齊郡相去四十里弇進軍晝中賢曰晝中邑名也晝音胡麥翻故城在今西安城東間弇視西安城小而堅且藍兵又精臨菑名雖大而實易攻易以乃敕諸校後五日會攻西安校戶藍聞

之晨夜警守至期夜半弇敕諸將皆蓐食前書音義曰未起會明至臨菑城護軍荀梁等爭之以為攻臨

菑西安必救之攻西安臨菑不能救不如攻西安弇曰不然西安聞吾欲攻之日夜為備方自憂何暇救

人臨蓄出不意而至必驚擾吾攻之一日必拔援臨蓄即西安孤與劇隔絕必復亡去復扶又翻所謂擊一而

得二者也若先攻西安不能卒下卒讀頓兵堅城死傷必多縱能拔之藍引軍還奔臨蓄并兵合執觀人

虛實吾深入敵地後無轉輸旬月之間不戰而困矣遂攻臨蓄半日拔之入據其城張藍聞之懼遂將其

衆亡歸劇奔乃令軍中無得虜掠須張步至乃取之以激怒步步聞大笑曰以尤來大形十餘萬衆吾皆

即其營而破之今大耿兵少於彼即就也賢曰奔况之長子又皆疲勞何足懼乎乃與三茅藍引壽及故

大形渠帥重異等兵賢曰重姓異名重直龍號二十萬至臨蓄大城東將攻奔奔上書曰臣據臨蓄深塹

高壘張步從劇縣來攻疲勞飢渴欲進誘而攻之欲去隨而擊之臣依營而戰精銳百倍以逸待勞以實

擊虛旬日之間步首可獲於是奔先出蓄水上水經淄水出泰山萊蕪縣與重異遇突騎欲縱奔恐挫其

鋒令步不敢進故示弱以盛其氣乃引歸小城陳兵於內使都尉劉歆泰山太守陳俊分陳於城下陳讀

下步氣盛直攻奔營與劉歆等合戰奔升王宮壤臺望之賢曰臨蓄本齊國所都視歆等鋒交乃自引精

兵以橫突步陳於東城下大破之飛矢中奔股仲翻以佩刀截之左右無知者至暮罷奔明旦復勒兵出

日乘輿且到東繩臣子當擊牛醴酒以待百官醴山宜翻陸德明曰反欲以賊虜遺君父邪遺于乃出兵

大戰自旦及昏復大破之殺傷無數溝塹皆滿奔知步困將退豫置左右翼爲伏以待之兩旁伏兵如人

定時步果引去昏後謂之伏兵起縱擊追至鉅昧水上賢曰鉅昧水一名巨洋水在今青州壽光縣西

王韶之以爲巨蔑北過臨朐縣東又北過臨朐八九十里僵尸相屬欲翻收得輜重二千餘兩重直用翻而

俗通車一乘爲一兩箱輶步還劇兄弟各分兵散去後數日車駕至臨蓄自勞軍勞力到翻羣臣大會帝謂奔

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事見十卷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韓信襲擊已降

將軍獨拔勅敵其功又難於信也勅渠又田橫亨酈生及田橫降高帝詔衛尉不聽爲仇事見十一卷高

同張步前亦殺伏隆事見上若步來歸命吾當詔大司徒釋其怨又事尤相類也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

策謂三年冬禽從帝幸常以爲落難合賢曰落落有志者事竟成也帝進幸劇耿弇復追張步步犇平

壽賢曰平壽縣名屬北海郡故城在今青州北海縣復扶又翻蘇茂將萬餘人來救之茂讓步曰以南陽兵精延岑善戰而耿弇走之

事見上大王柰何就攻其營既呼茂不能待邪步曰負負無可言者賢曰負愧也再言帝遣使告步茂能

相斬降者封爲列侯江翻步遂斬茂詣耿弇軍門肉袒降弇傳詣行在所傳直而勒兵入據其城平壽城也樹

十二郡旗鼓令步兵各以郡人詣旗下衆尚十餘萬輜重七千餘兩皆罷遣歸鄉里張步三弟各自繫所

在獄詔皆赦之封步爲安上侯地理志安上侯國屬琅邪郡又北海郡有安上縣宋白曰密州有與妻子

居雒陽於是琅邪未平郡國志琅邪郡在地理志城陽國都苦賢曰城陽縣南降五校餘黨教翻齊地悉平振旅還京師弇爲將凡所平郡四十六屠城二

百未嘗挫折焉初起太學車駕還宮幸太學門外去宮八里講堂長十丈廣三丈稽式古典脩明禮

樂煥然文物可觀矣十一月大司徒伏湛免以侯霸爲大司徒霸聞太原閔仲叔之名而辟之既至霸

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賢曰勞其勤苦也勞音力到翻仲叔恨曰始蒙嘉命且喜且懼今見明公喜懼皆去以仲叔爲不

足問邪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辭出投劾而去賢曰案罪曰劾自投其劾狀而去也投猶初

五原人李興隨昱姓諸隨侯之後又杜伯之少孫朔方人田颯颯音代郡人石鮪閔堪各起兵自稱將軍

匈奴單于遣使與興等和親欲令盧芳還漢地爲帝興等引兵至單于庭迎芳十二月與俱入塞都九原

縣賢曰九原縣名屬五原郡故城在今勝州銀城縣掠有五原朔方雲中定襄鴈門五郡並置守令與胡兵侵苦北邊馮異治

關中出入三歲上林成都賢曰成都言歸附之多也史記曰人有上章言異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爲咸

陽王帝以章示異異惶懼上書陳謝詔報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爲君臣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

隗囂矜已飾智每自比西伯西伯文與諸將議欲稱王鄭興曰昔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尚服事殷論語

子之武王八百諸侯不謀同會猶還兵待時武王觀兵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皆高帝征伐累年猶

以市公行而令惠佳月世無宗周之祚威畧雖振未有高祖之功而欲舉未可之事昭速速明召也禍

患也昭明無乃不可乎驚乃止後又廣置職位以自尊高鄭興曰夫中郎將太中大夫使持節官皆王者之

器非人臣所當制也無益於實有損於名非尊上之意也驚病之而止猶難也時關中將帥數上書言蜀

可擊之狀數所角帝以書示驚因使擊蜀以效其信也效驗驚上書盛言三輔單弱劉文伯在邊盧芳自稱未

宜謀蜀帝知驚欲持兩端不願天下統一於是稍黜其禮正君臣之儀帝與驚書初用敬帝以驚與馬援

來歙相善數使歙援奉使往來勸令入朝朝直許以重爵驚連遣使深持謙辭言無功德須四方平定退

伏間里帝復遣來歙說驚遣子入侍復扶又翻說聞劉永彭寵皆已破滅乃遣長子恂隨歙詣闕帝以

為胡騎校尉封鐫羗侯胡騎校尉武帝置秩二千石鄭興因恂求歸葬父母驚不聽而徙與舍益其秩禮

興入見曰今為父母未葬乞骸骨驚若以增秩徙舍中更停留是以親為餌也驚曰猶無禮甚矣將軍

焉用之驚願留妻子獨歸葬將軍又何猜焉驚乃令與妻子俱東馬援亦將家屬隨恂歸雒陽以所將

賓客猥多求屯田上林苑中帝許之將如驚將王元以為天下成敗未可知不願專心內事說驚曰昔更

始西都四方響應天下喁喁驚曰喁魚口向謂之太平一旦壞敗將軍幾無所厝事見上今南有子陽

北有文伯江湖海岱王公十數而欲牽儒生之說賢曰儒生謂馬援說驚歸光棄千乘之基列國之賦兵

證驚羈旅危國以求萬全此循覆車之軌者也今天水完富士馬最彊元請以一丸泥為大王東封函谷關

驚此萬世一時也若計不及此且畜養士馬驚據隘自守曠日持久以待四方之變圖王不成其敝

猶足以霸前書徐要之魚不可脫於淵神龍失執與虵蚓同老子曰魚不可脫於泉脫失也失泉則涸矣

驚心然元計雖遣子入質質音致猶負其險阨欲專制方面申屠剛諫曰愚聞人所歸者天所與

人所畔者天所去也本朝誠天之所福非人力也賢曰本朝今重書數到數所委國歸信欲與將軍共同

吉函布衣相與尚有沒身不負然諾之信況於萬乘者哉今何畏何利而久疑若是賢曰言從漢何畏附

卒有非常之變卒讀上負忠孝下愧當世夫未至豫言固常為虛及其已至又無所及是以忠言至諫希

得為用誠願反覆愚老之言驚不納於是游士長者稍稍去之王莽末交趾諸郡閉境自守郡今交州

縣也南濱大海與地志云其夷足大指開析兩足並立則相交應助曰始開此方遂交於南方為子孫基址也余按武帝元鼎六年置交趾州治廣唐時已開朔方遂交於南方為子孫基址也七郡謂南海蒼梧

又遣偏將軍屈充移檄江南班行詔命勿聽其於是讓與江夏太守侯登武陵太守王堂長沙相韓福桂陽

太守張隆零陵太守田翕蒼梧太守杜穆交趾太守錫光等相率遣使貢獻郡國志江夏郡在雒陽南二千一百里長沙郡在雒陽南二千八百里桂陽郡在雒陽南三千九百里零陵郡在雒陽南三千三百里

悉封為列侯錫光者漢中人在交趾教民夷以禮義帝復以宛人任延為九真太守郡國志九真郡在雒陽南一千五百里

延教民耕種嫁娶故嶺南華風始於二守焉是歲詔徵處士太原周黨會稽嚴光等至京

師處昌呂翽黨人見伏而不謁姓各自言見賢通翻自陳願守所志博士范升奏曰伏見太原周黨東

海王良山陽王成等蒙受厚恩使者三聘乃肯就重及陛見帝廷見賢通翻黨不以禮在伏而不謁僣驕悍

同時俱逝黨等文不能遠義武不能死君鈞采華名庶幾三公之位幾居通翻臣願與坐雲臺之下續漢志曰雲臺周家

之所造圖書術籍珍玩寶怪皆藏焉考試圖國之道不如臣言伏虛妄之罪而敢私竊虛名誇上求高皆大不敬書奏詔曰

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匹罷

之帝少與嚴光同遊學少詩及即位以物色訪之賢曰以其得於齊國累徵乃至拜諫議大夫不肯受去

耕釣於富春山中地理志富春縣屬會稽郡賢曰今杭州富陽縣以壽終於家王良後歷沛郡太守大司

徒司直在位恭儉布被瓦器妻子不入官舍後以病歸一歲復徵復扶又翻至滎陽疾篤不任進道言以疾篤

也進于行過其友人友人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楊雄方言曰屑屑

絕曰往來貌遂拒之良慙自後連徵不應卒於家卒子元帝之世莎車王延嘗為侍子京師慕樂中國

及王莽之亂匈奴畧有西域唯延不肯附屬常敕諸子當世奉漢家不可負也延卒子康立康率務

國拒匈奴旁國猶鄰國也擁衛故都護更士妻子千餘口王莽之亂西域攻沒都護其更士妻子皆不得還檄書河西問中國動靜實融

乃承制立康為漢莎車建功懷德王西域大都尉五十五國皆屬焉